

## 近代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知新探\*

王志军\*\*

**【摘要】**从时间上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近代中国人对犹太人的了解最集中的时期,也是百年来中国面临犹太人问题最具实践性的时期。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最初是以基督教的传播视角、对开封犹太人的介绍和驻外使节的见闻为开端的。整体来看,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报刊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现实遭遇表示同情,尤其表现在涉及沙皇俄国排犹、纳粹德国反犹和上海犹太难民的消息报道方面。另一方面,受世界反犹思潮影响,一些报刊将犹太人与金钱、对新闻的控制等联系起来,进而将犹太人与操控世界联系起来,这也是近代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特点。近代中国报刊中存在少数对犹偏见,甚至反犹主义论调。

**【关键词】**中国人;犹太人;认知;近代

据陈垣先生考证,汉语中“犹太”一词是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出现的。<sup>①</sup> 犹太人来到中国定居的最早时间,学者有很大争论<sup>②</sup>,大多数学者认为犹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犹太人与日本人的关系及其现代意义研究”(15JJD720008)的阶段性成果。

\*\* 王志军,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① 参见陈垣 Chen Yuan,《开封一赐乐业教考》[Islamism in Kaifeng](上海[Shanghai]: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1923),31。另注,李长林先生认为,在中国“犹太”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传教士郭实腊编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参见李长林 Li Changlin,《清末中国对犹太人的了解和态度》[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Jewish at the End of Qing],于《史学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1996年第3期[1996, Issue 3]。

② 参见 S. M. Perlmann, *The Jews in China* (London: Probsthain, 1909), 3。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太人来华是在唐朝时期。<sup>①</sup> 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人对于犹太人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商人以及犹太移民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传播。19世纪后期,中国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和外交人员,这些中国精英获取了关于欧洲“犹太人问题”的直接知识。清末学者洪钧在他1897年撰写的《元世各教名考》中,记叙道:“自犹太失国,户口四散,今欧罗巴诸国,贸迁有无,多犹太人。波斯、布哈尔等地,种族甚黔。闻诸西人,今中国河南开封,仍有犹太人。华人不知,但以回回统之,地有犹太碑。其人多业屠牛,本教理致……”<sup>②</sup>随着中国国门被列强打开,国人对世界范围内犹太人的了解逐渐加深,1890年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在出使英国时,就对犹太人的理财能力印象深刻<sup>③</sup>;1890—1893年清朝驻美西秘鲁使节崔国因在其日记中,对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境遇留下了不少文字记录<sup>④</sup>;1903年随丈夫钱恂去欧洲的单士厘考察了罗马犹太社区的情况,还将她此前对开封犹太人的考察向读者呈现出来,其观察细致,文字优雅,思想深刻,作品具有相当高的水准<sup>⑤</sup>;1909年康有为在《耶路萨冷观犹太人哭所罗门城墙》的长诗中悲伤地低吟:“罗马与萨逊,蹈藉久纷纭。英暴当中世,俄虐今尚繁。”<sup>⑥</sup>总体上说,除了开封的犹太社区之外,直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中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了解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慢慢增多。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国人在图书、报纸、期刊中对犹太人的了解,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00—1949年,在出版社著作的题目中涉及犹太

① 参见龚方震 Gong Fangzhen,《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Jewish Businessmen in Silk Roads],收录于《'90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A Collection on Chinese Judaic Studies in 1990s],朱威烈 Zhu Weilie、金应忠 Jin Yingzhong编(上海[Shanghai]: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246—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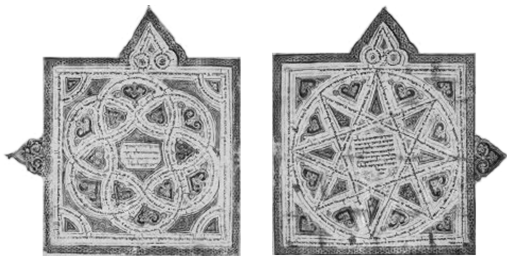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② 洪钧 Hong Jun,《元世各教名考》[An Examination on Different Religions in Yuan],转引自肖宪 Xiao Xian,《近代中国对犹太人的了解和态度》[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Jewish in the Modern Period],于《思想战线》[Thinking Frontiers],1993年第6期[1993, Issue 6]。

③ 薛福成 Xue Fucheng,《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Diary on Travelling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Belgium](长沙[Changsha]:岳麓书社 [Yuelu Press],1985),793。

④ 崔国因 Cui Guoyin,《出使美日秘日记》[Diary on Travelling America, Japan and Peru](合肥[Hefei]:黄山书社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1988),197,440。

⑤ 钱单士厘 Qian Shan Shili:《癸卯旅行记·归潜记》[Travelling Diary in Guimao Year],杨坚 Yang Jian校点(长沙[Changsha]:湖南人民出版社 [Hunan People' Press],1981),196—211。

⑥ 康有为 Kang Youwei,《康有为全集》(第12册)[The Collection of Kang Youwei, Vol. 12],姜义华 Jiang Yihua、张荣华 Zhang Ronghua 编校(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7),303。



人的有 23 部,如《开封一赐乐业教考》<sup>①</sup>《犹太民族史》<sup>②</sup>《犹太教概论》<sup>③</sup>《犹太人与犹太主义》<sup>④</sup>《犹太人与巴勒斯坦》<sup>⑤</sup>等。查阅晚清民国旧报,1833—1899 年有 63 篇文章的标题涉及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现状;1900—1949 年,共有 3847 篇文章符合上面条件。这其中,从刊载的数量上说,《新闻报》以 960 篇居首,《时报》以 530 篇次之。从刊载时间上看,1938 年和 1939 年都超过 250 篇,1946 年和 1947 年有 600 篇,1948 年有近 500 篇(1944 年后的文章多以时事新闻为主,文字量少)。查阅晚清至民国的期刊,1900—1949 年,共有 2032 篇文章在标题中提及犹太人。其中,刊发最多的是《东方杂志》(67 篇),《兴华》有 60 篇,《时兆月报》有 46 篇,《布道杂志》有 45 篇,《青年知识画报》有 44 篇,出版数量最多的年份是 1939 年,约 800 篇。这些公开出版物涉及犹太人的宗教、文化、政治、民族等方方面面,如中国犹太人(包括开封、上海、哈尔滨、香港、天津的犹太人等)、俄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欧洲其他国家犹太人的悲惨生活,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犹太人与英国人的冲突等。虽然学者进行过梳理<sup>⑥</sup>,但是,由于问题的庞杂、学术视角的差异、新资料的发现等,仍值得人们再次关注。以下讨论由于主题的限定,主要以近代报刊和图书为依据,不涉及外文报刊的情况<sup>⑦</sup>,梳理评价近代中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

① 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23。

② 布拉恩 L. Browne,《犹太民族史》[History of Jewish Nation],倪秀章 [Ni Xiuzhang]译(长沙 [Changsha]: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1939)。

③ 袁定安 Yuan Ding'an,《犹太教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Judaism](上海 [Shanghai]: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1935)。

④ 吴义田 Wu Yitian,《犹太人与犹太主义》[The Jewish and Judaism](上海 [Shanghai]:世界书局 [World Journal Book Store],1927)。

⑤ 白石 Bai Shi,《犹太人与巴勒斯坦》[Jewish and Palestine](上海 [Shanghai]:文化生活出版社 [Culture Life Press],1939)。

⑥ 参见肖宪,《近代中国对犹太人的了解和态度》;李长林,《清末中国对犹太人的了解和态度》;张淑清 Zhang Shuqing,《解放前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Jewish before Liberation],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Yantai Teachers University Journal],2002 年第 4 期[2002, Issue 4]。

⑦ 近代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报刊中,在标题中涉及犹太人的有 5809 篇,其中《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有 5036 篇,数量最多,《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有 784 篇;从时间上说,1930—1939 年约有 2500 篇,1940—1949 年约有 1800 篇。中国犹太人社区出版的期刊使用的语言包括俄语、英语、意第绪语、德语、波兰语。据潘光先生统计,仅上海犹太人就出版报纸期刊 50 余种,有些已不可考,其中潘先生列出名字的达 30 种。参见潘光 Pan Guang,《犹太人与中国》[Jewish and China](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000),60。

## 一、近代中国人对犹太人的主要认识特点

本文将从时间、涉及的内容、当时的现实影响、国人对犹太人的两个重要印象,以及认识的程度,这五个角度展开讨论。

### (一)从时间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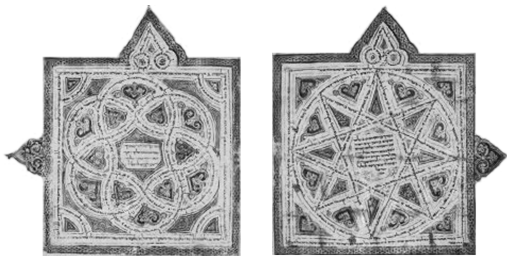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从时间上说,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最初是以基督教的传教和对开封犹太人的介绍为开端的。在早期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记述中,许多内容与基督教的传教有关,比如,李提摩太等以古喻今,规劝信徒除上帝外断无此“能力也”。<sup>①</sup>《万国公报》中从《圣经》的视角谈信仰。<sup>②</sup>除去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外,说到犹太人在中国,开封是一个绕不开的城市。陈垣先生于1919年完成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是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犹太社区的著作,这里的“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陈先生以开封犹太人在明清时所立三篇碑文为线索,以中西文化交流为视角,论证开封犹太人在元代以前存在没有确凿证据,也不可能在宋朝以前存在。书中还详细考证了犹太人会堂的发展演变、社区的人物大略、庙宇的沿革、与回教的异同、经文的内容。1928年,基督教期刊《恩喻周刊》刊登有《中国之犹太人的习俗》,介绍了开封犹太人的礼拜、婚姻、割礼、仪式禁忌和食品禁忌等。<sup>③</sup>1935年,黄义先生整理了犹太人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并以弘治碑、正德碑、康熙碑为依托,参照了陈垣和欧美学者的论述,较详细地分析了开封犹太人来华时间。他还对犹太人来华的陆路和海路路线进行了考察,对历史上的中国犹太人进行了介绍,认为其“皆悦服而作齐民,更进而应试参政,兴乎从事于其他职业”。对于开封犹太人的介绍,表现出作者对问题理解的深刻性和阐释过程中的严谨。在提及开封的犹太会堂时,他说:“犹太民族为一宗教之民族,其寺之盛衰,亦即民族之盛衰。故寺存则教众礼拜有所,寺没则教众顿失重心,而遗经弃如敝履。”<sup>④</sup>犹太人备受历朝之优待,并引用弘治碑的文字:“七十姓等,进贡西布于宋。帝曰:归我

① 李提摩太 Richard Timothy、郑雨人 Zheng Yuren,《论犹太人同心合力之巨能》[On the Power of Jewish Cooperation],于《万国公报》[Multinational Communique],1874年第302期[1874, Issue 302], 27—28。

② 《做圣书告白》[Holy Scripture Confession],于《万国公报》[Multinational Communique],1879年第547期[1879, Issue 547], 21—23。

③ 《恩喻周刊》[Kind Words Weekly],1928年第19期[1928, Issue 19], 3。

④ 转引自黄义 Huang Yi,《中国犹太人考》[An Examination on Chinese Jewish],于《文化建设月刊》[Culture Building Monthly Journal],1935年第4期[1935, Issue 4], 76—77。



中夏,遵守祖风,留迹汴梁。”凡归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也”<sup>①</sup>。这些内容与此刊中紧接该文的一则德国犹太人的时事新闻<sup>②</sup>,对比鲜明。徐宗泽博士的《开封犹太教概论》,列举了利玛窦、艾儒略、骆保禄、孟正气、丁韪良、英国犹太布道会、欧洲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情况,根据碑文对陈垣的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脉络清晰、学术厚重。<sup>③</sup>这一时期,除关于开封犹太人的大量文章<sup>④</sup>,中国其他省份的犹太人历史亦被涉及。<sup>⑤</sup>

## (二)从涉及的内容上说

从涉及的内容上说,多数中国报刊和图书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现实遭遇表示同情,尤其表现在涉及沙皇俄国排犹、纳粹德国反犹和上海犹太难民的报道。这方面文章的数量占有所有报纸期刊有关犹太人报道评论的相当大比重。1897年,《西事近事汇编》评述了1891年发生在俄国莫斯科的迫害犹太人事件:“俄国旧

① 转引自黄义,《中国犹太人考》,77。

② 《犹太人在德国》[Jewish in Germany],于《文化建设月刊》[Culture Building Monthly Journal],1935年第4期[1935, Issue 4],78。

③ 徐宗泽 Xu Zongze,《开封犹太教概论》[An Introduction on Kaifeng Judaism],于《圣教杂志》[Holy Religion Journal],1936年第4期[1936, Issue 4],194—202。

④ 参见张相文 Zhang Xiangwen(蔚西),《大梁访碑记》[An Early Chinese Source on the Kaifeng Jewish Community],于《南园丛稿》[Nanyuan Conggao],中国地学会铅印本[Lead Printed Copy Edition of Chinese Geological Society],1935年第4卷[1935, Volume 4],8—9;张星烺 Zhang Xinglang(亮尘):《古代中国与犹太之交通》[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Jew],收录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篇》[A Compil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ffic Historical Materials](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The First Type of Furen University],第4册[Volume 4],1930)21—40;高葆真 Gao Baozhen,《开封府犹太人》[Kaifeng Jew],于《中西教会报》[East West Church Journal],1902年第88期[1902, Issue 88],4—5;《犹太人在河南之近况》[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Kaifeng Jew],于《真光报》[New Light Journal],1911年第3期[1911, Issue 3],26—29;《河南的犹太人已同化于中国人》[Henan Jew Assimilate into Chinese],于《真光报》[New Light Journal],1925年第4期[1925, Issue 4],43;魏亦亭 Wei Yiting:《开封犹太教》[Kaifeng Judaism],于《圣公会报》[The Chinese Churchman],1935年第14期[1935, Issue 14],22—25;关斌 Guan Bin,《开封犹太人》[Kaifeng Jew],于《大公报》(天津)[Ta Kung Pao],1936年8月28日[Aug. 28, 1936],11;关斌 Guan Bin,《河南开封犹太民族的生活与汉化》[The Life of Henan Kaifeng Jews and Sinicization],于《兴华》[Xing Hua],1936年第35期[1936, Issue 35],12—15;姜建邦 Jiang Jianbang,《开封的犹太人》[Kaifeng Jews],于《宣道声》[The Voice of China Baptist Senior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Organization],1941年第11期[1941, Issue 11],13—14;董重 Dong Zhong,《开封的华籍犹太人》[Chinese Jews in Kaifeng],于《四友月刊》[Si You Monthly],1940年第8期[1940, Issue 8],20—24;等等。

⑤ 参见方豪 Fang Hao,《浙江之犹太教》[Judaism in Zhejiang],于《国风》[Guo Feng],1936年第9—10期[1936, Issue 9-10],84—86;宗焘 Zong Gao,《上海的犹太人》[Shanghai Jews],于《圣公会报》[The Chinese Churchman],1938年第7期[1938, Issue 7],12—14;《哈尔滨犹太教堂》[Jewish Temple in Harbin],于《东省特别区市政月刊》[East Province Special District Municipal Monthly],1931年第2期[1931, Issue 2],15;《天津犹太商人骗取金钞存款》[Tianjin Jewish Businessman Cheating],于《新闻报》[News],1948年10月1日[Oct. 1, 1948];等等。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京中所有犹太人不过一万七千,今去者已半,未去者亦不能不去。其中聋跛残疾之人俄官禁其入医院,以致露宿风霜,情实可怜。俄国官商各银行更不用犹太人钞票,或重加以折扣,以致与犹太人交易者受损很多,其询捕等,亦以俄皇之谕,日以驱逐犹太人为务,绝无侧忍之心。他国闻之能无怦然心动也。”<sup>①</sup>1900年《绍兴白话报》刊有一文:“俄国德撒城里的犹太人被俄国人杀害。不过暗告诉文明各国,求他阻止俄人。不要再行杀害。因为俄国已有意要把犹太人种杀尽。所以去到别国求救可怜可怜。”<sup>②</sup>在思慕先生将自埃及至德国、俄国众多的排犹现象列出时,第一句话就是“犹太人从古就是被压迫者”<sup>③</sup>。此文观点极为鲜明。1933年春,宋庆龄和中国人权联盟的成员向上海德国领事馆对纳粹迫害犹太人提出严正抗议。他们还发表了《对迫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谴责》<sup>④</sup>的正式文稿。1938年《申报》对德国纳粹排犹表达了深刻批判:“德国当局对待犹太人之惨无人道,举世悲愤……全体天主教中人均反对此种暴行云,全港耶苏教堂、亦均一致愿为犹太人祈祷,又香港犹太人现召开会议筹集善款,以救济被难犹太人云。”<sup>⑤</sup>德国政府在“纳粹党秉政之下,厉行残酷之排犹政策,其手段之苛酷,为亘古所未有,继奥境内犹太人备受苛虐之后,更惨被驱逐出境,情状至为可悯,被逐犹太人日前曾分批过港赴沪另寻生计”<sup>⑥</sup>。1938年11月,《申报》记者采访了一位来自德国的50岁左右的难民,该难民回忆在德国的情况:“被拘于勃顷华特地方之集中营内三月,每晨二时三刻起身,五分钟预备工作,然后搬运石块与三和土,直至午刻,不得稍停,午刻得午餐与吸烟时间半小时,旋复继续工作,至晚八时半,始得安睡,工作时甚至不敢坐下,以免被罚。”<sup>⑦</sup>1938年末,《申报》对于从德奥逃难至中国的犹太人刊有:“此一百八十七人中,不鲜为当地商场巨擘,拥资千万者,但此次被逐出境,除船费以外,每人所携现款,不得超过十镑,违者即被搜去

① 《西国近事汇编》[A Collection on Western Countries Current Issues], 1897年第3卷[1897, Volume 3], 52—61。此刊为综合性刊物,多以新闻形式报道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创刊于1876年,停刊于1898年。

② 《犹太人求救》[Jews Ask Help], 于《绍兴白话报》[Shaoxing Vernacular Newspaper], 1900年第83期[1900, Issue 83],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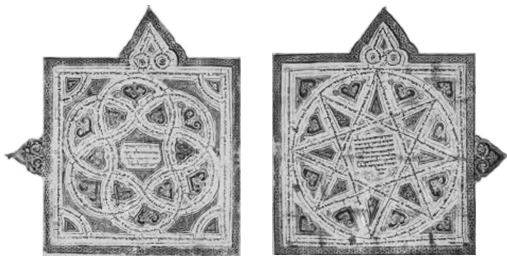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③ 思慕 Si Mu, 《犹太民族的悲哀》[The Sorrow of Jewish People], 于《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 1936年第6期[1936, Issue 6], 312。

④ 《对迫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谴责》[A Condemnation of the Persecution of German Progressives and Jews], 《申报》[Shen Bao], 1933年5月14日[May 14, 1933]。

⑤ 《亡国恨》[Hate National Subjugation], 于《申报》[Shen Bao], 1938年11月17日[Nov. 17, 1938]。

⑥ 《国破家何在?》[Where is the Home When My Country Does Not Exist?], 于《申报》[Shen Bao], 1938年11月27日[Nov. 27, 1938]。

⑦ 《犹太难民畅谈苦状》[The Jewish Refugee's Pain Sharing], 于《申报》[Shen Bao], 1938年11月26日[Nov. 26, 1938]。



充公,彼处此境也,始知亡国之惨,虽拥资千万,亦将何用,天下之大,亦无处容身。”<sup>①</sup>对于中国犹太难民的新闻报道,数量巨大。<sup>②</sup>同样面对德国的排犹,觉民先生认为它的本质是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这些“失去了国家保卫已二千年以上的犹太人,困苦颠边,勇敢奋斗,现在还是流离失所,漂泊无定。居住在法西斯国家,随时有被驱逐之虞。在中国,我们的政府与人民对他们都以平等相待,‘一视同仁的’”<sup>③</sup>。1942年5月,《申报》连续刊发了三篇关于犹太人文章,其中一篇有这样的文字:“躲在犹太人勤俭吝啬的民族性背后的,是他们坚决、沉毅、机敏的适应环境和创造环境的本领。要知道现在犹太人是无祖国的。他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但是他们有冒险和进取的勇气,不论环境是怎样的险恶,不论受尽人家怎样的欺凌和逼迫,他们始终不变争取生存权利的的决心和毅力。这就是他们到现在还能在这优胜劣败的世界上取得相当地位的原因。”<sup>④</sup>除了“这等靠着佣金过活的推销员之外,在街上又常常看到拉起了叫买嗓子的犹太贩子。他们卖的大抵是肥皂、鞋带和绒线织物以及其他轻便的日用品等。他们操着生硬的中国话,看样子挺可笑,但是他们求生的勇气,却是可歌可泣的”<sup>⑤</sup>。不论“压力是怎样的重,不论环境是怎样的坏,谁都不应该中止人生的战斗。这不仅是犹太人所表现出来

<sup>①</sup> 《犹太难民谈被逐惨状》[The Jewish Refugee's Sharing on Exile],于《申报》[Shen Bao],1938年12月5日[Dec. 5, 1938]。

<sup>②</sup> 参见圣叹 Sheng Tan,《犹太难民》[Jewish Refugee],于《上海报》[Shanghai Journal],1938年11月19日[Nov. 19, 1938];《沪犹太难民逾四千五百人》[Shanghai Jewish Refugee over Four Thousand Five Hundred],于《导报》[Dao Bao],1939年3月10日[Mar. 10, 1939];《犹太难民在上海》[Jewish Refugee in Shanghai],于《新闻报》[News],1939年3月23日[Mar. 23, 1939];云 Yun,《纳粹统治下的逃亡者:上海犹太人难民》[The Exile in Nazi: Shanghai Jewish Refugee],于《中国商报》[China Business Newspaper],1941年4月26日[Apr. 26, 1941];《千万犹太难民,云南不能安插》[Thousand of Jewish Refugee: Cannot Settle in Yunnan],于《新闻报》[News],1939年8月2日[Aug. 2, 1939];《即将集中在指定区域的无国籍难民》[Non-National Refugee Locate in Special Area],于《太平洋周报》[Pacific Weekly],1943年第58期[1943, Issue 58];《圣诞节前日且谈上海犹太人》[On Shanghai Jew before Christmas],于《立报》[Li Bao],1946年12月23日[Oct. 23, 1946];等等。

<sup>③</sup> 觉民 Jue Min,《走投无路的犹太人》[Jew Nowhere to Hide],于《号角》[Haojiao],1938年第30期[1938, Issue 30], 4。

<sup>④</sup> 《为生而而奋斗》[Struggle to Survive],于《申报》[Shen Bao],1942年5月25日[May 25, 1942]。

<sup>⑤</sup> 《为生而而奋斗》。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的素质,亦是任何人都应该接受的强烈的挑战”<sup>①</sup>。此外,还有其他相关文献<sup>②</sup>。

### (三)从当时的现实影响上说

从当时的现实影响上说,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译介是国人认识犹太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意思的是,这种认识有一个从同情弱者,到联系具体中国国情,激励同胞的发展倾向。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赞同犹太复国主义,中国人称之为“犹太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希望用犹太人的这种精神来激励中国同胞,进行民族主义运动。<sup>③</sup>梁启超于1903年访美后号召中华民族要想进步,就要学犹太人一样团结自强<sup>④</sup>;1912年康有为在为孔教会所写的序言中呼吁:国人须以犹太人亡国为鉴,奋起救亡。<sup>⑤</sup>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遭到日本的侵略,一些知识分子希望以犹太人这个失去国家的民族为戒,提醒国人国破家亡的危险,号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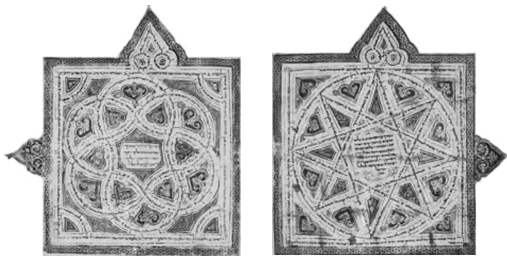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为生存而奋斗》。

② 《欧洲近事:俄国窘逐犹太人》[Current Issue in Europe: Jews Exiled in Russia],于《知新报》[Zhixin],1899年第91期[1899, Issue 91],10—11;《万国近事:犹太人被逐》[Current Issue in Nations: Jews Were Exiled],于《清仪报》[Qingyi],1899年第14期[1899, Issue 14],870;《犹太人之惨状》[Jews in Tragedy],于《新民丛报》[Ein Min Choong Bou],1903年第32期[1903, Issue 32],74—75;《亡国二千余年之犹太民族独立运动》[Jewish Independence Movement],于《中央周报》[Central Magazine],1928年第23期[1928, Issue 23],6—7;《犹太民族反英运动崛起》[Anti-British Movement in Jews],于《新西康月刊》[Monthly Digest of New Xikang],1930年第6—7期[1930, Issue 6-7],82;吴清友 Wu Qingyou,《犹太民族问题》[Jewish National Problem],于《新中华》[The New Chinese],1936年第4期[1936, Issue 4],18—24;黄保禄 Huang Baolu,《犹太民族与德国之排犹问题》[Jewish People Anti-Jew Problems in German],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38年第10期[1938, Issue 10],30—44;尼维 Ni Wei,《犹太民族的厄运》[The Destiny of Jewish People],于《世风半月刊》[Shifeng Semimonthly],1938年第2期[1938, Issue 2],33;高曙青 Gao Shuqing:《中国应该扶助弱小的“犹太人”》[China Should Help Jews],于《青年中国季刊》[Youth China Quarterly],1940年第4期[1940, Issue 4],155—161;孟晋 Meng Jin,《苦难的犹太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反抗运动》[Tragic Jews: Resist Movement in Palestine Jews],于《读者》[Readers],1946年第2—3期[1946, Issue 2-3],24—25;《犹太儿童的苦难》[The Tragedy of Jewish Children],于《新闻资料》[New Information],1946年第74期[1946, Issue 74],6。

③ 一得 Yi De,《犹太民族:自私自利不顾大体终于亡国,国人过去迷梦宜速猛醒》[Selfish Jewish People Lost Their Country Our People Need Wake up from Daydream Quickly],于《上海周报》[Shanghai Weekly],1933年第20期[1933, Issue 20],316;王相骥 Wang Xiangji,《我们有些像犹太民族》[We Are Like Jewish People],于《浙农通讯》[Zhejiang Agricultural Communication],1936年第2期[1936, Issue 2],2—3;朱振辰 Zhu Zhenchen,《中国与犹太人》[Chinese and Jews],于《社会周报》[Society Weekly Journal],1934年第24期[1934, Issue 24],465。

④ 梁启超 Liang Qichao,《新大陆游记》[New World Travel Notes],于《新民丛报》[Ein Min Choong Bou],1903年第12卷[1903, Volume 4],49—52。

⑤ 康有为 Kang Youwei,《孔教公序一》[Confucian Public Order I],收录于《康有为文选》[The Selection of Kang Youwei],谢遐岭 Xie Xialing 编选(上海[Shanghai]:上海远东出版社[Shanghai Far East Publication House],1997),488—489。



中国人抵抗日本人的侵略。<sup>①</sup> 在淞沪抗战一周年之际,有学者回顾了自上海抗战,到武汉烽火的过程,提示国人“犹太民族复国运动的失败经过,应该格外的‘警惕’和‘奋发’了”<sup>②</sup>。在抨击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的同时,一些作者深情地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描述为“充满了血与泪”<sup>③</sup>。犹太人“需要一个精神家乡来慰藉,把热情寄托在地理之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处,但现实却遥遥无期。排犹越剧,复国意念更切!”<sup>④</sup>1938年,《译报周刊》的一篇文章呐喊道:“犹太人是用了泪和血和死,鼓励我们起来和法西斯蒂决战,不要让祖国灭亡。我们相信中国决不亡,中华民族永存。”<sup>⑤</sup>在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寻找抵抗日本人侵略的精神武器。<sup>⑥</sup>

#### (四)从国人对犹太人的两个重要印象上说

从国人对犹太人的理解上说,有两个明显观念构成了近代国人对犹太人的重要认识内容。在当时的一些文章中,犹太人被称为“天才的民族”,他们在经济和学术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sup>⑦</sup>

首先,一些报刊将犹太人和金钱,甚至对金钱的贪婪联系在一起。1903年,

① 俞颂华 Yu Songhua,《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Jews and Jewish Revival Movement],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27年第17期[1927, Issue 17],21—28;宇 Yu,《犹太民族复国程序》[The Restoration Process of Jews],于《真光杂志》[True Light Journal],1931年第8期[1931, Issue 8],98;喻柏椿 Yu Bochun,《犹太民族建国运动话絮》[Nation-Building of Jews],于《新亚细亚》[New Asia],1933年第1—2期[1933, Issue 1-2],262—273。

② 伯虬 Bo Qiu,《上海沦陷一周年》[The Anniversary of Shanghai's Fall],于《杂志》[Magazine],1938年第5期[1938, Issue 5],15。

③ 宗大蔚 Zong Dawei,《犹太人的被排斥与复国》[The Exclusion of Jews and the Restoration],于《前线》[Frontiers],1939年第30—31期[1939, Issue 30-31],19—24。

④ 张敦臣 Zhang Dunchen,《犹太复国主义纵横谈》[On Jewish Restoration],于《真光杂志》[True Light Journal],1940年第10期[1940, Issue 10],37。

⑤ 李正 Li Zheng,《关于排犹》[On the Exclusion of Jews],于《译报周刊》[Yi Bao Weekly Journal],1938年第9期[1938, Issue 9],14。

⑥ 《犹太复国》[Jewish Restoration],于《集成报》[Collection of Various Journal],1897年第19期[1897, Issue 19],50—51;《关于复国之宣言》[On the Declaration on the Restoration],于《新闻报》[News],1917年11月12日[Nov. 12, 1917];《纽约犹太复国运动》[New York Jewish Restoration Movement],于《新闻报》[News],1930年10月28日[Oct. 28, 1930];《犹太复国运动》[Jewish Restoration],于《兴华》[Xing Hua],1935年第1期[1935, Issue 1],51;《犹太人的韶光运动》[The Jewish Sonic Movement],于《吾友》[Wu You],1941年第18期[1941, Issue 18];紫沅 Zi Yuan,《有感于犹太复国》[On Jewish Restoration],于《一四七画报》[147 Pictorial Magazine],1948年第5期[1948, Issue 5],1—2。

⑦ 水云 Shui Yun,《犹太人之经济能力》[On Jewish Economic Power],于《新闻报》[News],1914年4月23日[Apr. 23, 1914];《犹太人的天才》[On Jews' Gift],于《明灯》[Beacon],1940年第282期[1940, Issue 282],34。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梁启超赴美游历考察美国社会情况时,留有这样的文字:“美国外来移住民之中,其势力最大者,则犹太人也。闻美国之银行业,犹太人居十之三四,其银行职员,犹太人居十之五六云。布埠委街者,纽约第一大街也,大商店凡数千家,属于犹太人者十而六七,吾中国则仅一家而已。纽约市政之权,一惟犹太人所左右,他无足以抗者。其他大市,亦大率类是。”<sup>①</sup>梁启超又说:“犹太人之趋之若鹜,视钱如命,诈伪贪鄙,此尽人所同知也。”<sup>②</sup>1938年《晶报》<sup>③</sup>有这样的文字:“我常语之曰:‘犹太人固然富而贪鄙,然其中难道没有好人。据我所知,犹太人中,有学问的人也很多,不能一棒口杀。……为什么人家痛恨犹太(人),就是痛恨他的贪鄙。因此有人说:犹太人是扶不起来的。苏俄曾经有一度也想扶助过犹太人,划出一处地方,使犹太人聚族而居。然而不争气的犹太人,却与苏俄屏绝的白俄,联合一气,很使苏俄灰心。我不敢说犹太人都是如此,然而害群之马,往往累及全体。现在我们所警惕者,一则是无国的种族,二则是贪鄙的性质。”<sup>④</sup>1945年《繁华报》<sup>⑤</sup>文章称:“犹太人之吝啬,为举世皆知之事实,而投机取巧,营私舞弊,与夫一切贪小尖钻之事,一经犹太人加以研究,无不变本加厉,青出于蓝。上海本属万恶渊藪,自犹太人大批来沪后,真如火上加油,日趋堕落,罪犯行为,均沾染犹太作风,年前某厂针药大出毛病,亦由犹太人手中购得伪货所致耳。”<sup>⑥</sup>此外,不乏其他报刊对此的报道。<sup>⑦</sup>

其次,一些报刊中的文章将犹太人与对世界经济和新闻的控制联系起来。

① 梁启超 Liang Qichao,《新大陆游记及其他》[Travel to the New World and Others],收录于《走向世界丛书》[Go to the World Series],钟叔河 Zhong Shuhe 主编(长沙[Changsha]:岳麓书社 Yuelu Press, 1985), 456—457。

②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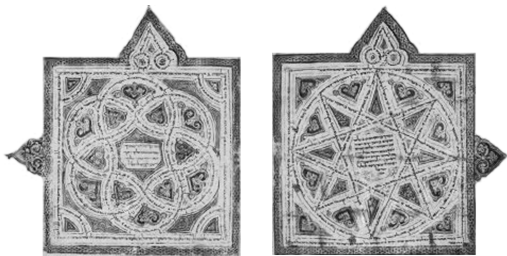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③ 《晶报》是近代上海小型报纸之一,原为《神州时报》的副刊,1919年3月3日余大维创刊。1940年5月停刊。

④ 微妙 Wei Miao,《对于犹太人的警惕》[Be Aware of Jews],于《晶报》[Jing Bao],1938年11月30日[Nov. 30, 1938]。

⑤ 《繁华报》为近代上海综合小报之一,创刊于1943年9月13日,停刊于1945年7月31日。初期以娱乐为主,1943年后期改革,提高了对国内政治局势和军事动向的关注度,此报对人们了解抗日战争后期的历史、新闻、舆论情况有较高价值。

⑥ 龙公 Long Gong,《犹太人》[Jews],于《繁华报》[Bustling Newspaper],1945年6月20日[Jun. 20, 1945]。

⑦ 参见恨海孤禽 Henhai Guqin,《犹太人之金钱》[Jewish Money],于《时报》[Shi Bao],1920年9月11日[Spt. 11, 1920];大宝 Da Bao,《钱与势》[Money and Destiny],于《社会日报》[Society Daily],1938年12月2日[Dec. 2, 1938];《犹太人和钱》[Jews and Money],于《现实》[Reality],1939年第3期[1939, Issue 3], 229;《胡蝶也是犹太明星》[Hudie Is Jewish Star Too],于《电影》[Films],1940年第82期[1940, Issue 82], 5;小平 Xiao Ping,《犹太人与钱》[Jews and Money],于《广播周报》[Broadcast Weekly],1947年复52[1947, Resume Publication 52], 18;等等。



上海期刊《三六九画报》<sup>①</sup>的一篇文章写道：

犹太民族徒托空言，坚信世界将受犹太民族支配，因之他们曾用尽各种手段来完成他们这种美梦。他们用以支配世界的首要武器就是黄金，世界上黄金差不多完全都收在他们的金库里，世界上多数的国家都喘息在他们的黄金重压下。他们向世界放散他们费尽心血所收拢的黄金，企图以此来支配世界的人心。

犹太人借经济学之名，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世界上扶植了唯物的观念。犹太人为获得权利，扶植权利，扩大权利乃极力的向世界各国的政治界发展，而贿赂世界各国政治家，也成为他们的必要工作之一。他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成功了。他们为向经济方面伸展势力，他们曾利用金融交易所，证券市场，他们为了再扩展他们的权力，再获得他们的黄金力，犹太人深感有宣传黄金万能之思想的必要。为了达成这项目的，新闻与杂志便成为犹太人唯一可利用的机关了。在物质方面支配世界的是犹太的金力，而助长金力之声势的是宣传机关，二者相辅而行互为滋长。

以前在法兰西创设“世界伊斯拉尔同盟”的犹太人阿多尔夫·克勒姆曾经说过“假如金力若是犹太人的第一武器，报纸便是犹太人的第二武器”。布洛特克尔第二在他征服世界之阴谋论一书里，曾说过下列的话：

“在近代国家的国民思想间最近兴起了一个新兴的伟力。这个伟力就是报纸。新闻纸的任务是在于指示群众的要求，记录人民的不平，说明群众之不平以及酿成人民之不平。言论的自由应完全握于报纸手里，但是这种势力不能让国家有利用的机会，必须完全归诸我们犹太人的手中，我们把我们的身子藏在报纸的后面，我们的势力由此向外波及。我们借报纸的力量大量的吸收黄金。但是我们必须要以我们的血与泪的瀑布来收集黄金。我们如果仔细玩味洛特克尔的言论，可以知道犹太人在遂行他支配世界的野心时有四种武器。就是新闻广播，剧场，电影等。这些事情已经都完全成为犹太人应用自如的工具呀。”<sup>②</sup>

1943年，《犹太人操纵下的英美》认为，美国的犹太人银行分布，不但“是执美国牛耳，同时他还领导着世界的政治经济”。犹太人的各种团体，“不论是在任

<sup>①</sup> 《三六九画报》为近代上海报刊，1939年11月发行，1945年5月停刊，内容多样，通俗易懂。

<sup>②</sup> 谟 Mo,《可怕的犹太人的阴谋》[Jewish Conspiracy],于《三六九画报》[369 Pictorial Magazine], 1943年第4期[1943, Issue 4],7。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何名义下产生的,他们都是抱着一个共同的活动目标的,就是征服世界”<sup>①</sup>。一些报刊在强调犹太人经济力量的时候,常常看轻其政治能力。1903年,陈天华在其为国人熟知的《猛回头》中,也认为犹太人“行为卑鄙,没有政治思想,张三来也奉他做皇帝,李四来也奉他做君王”<sup>②</sup>。《礼拜六》<sup>③</sup>刊登的一篇无署名、无标题的关于犹太人的文章写道:“犹太人是世界上一种神秘的民族。国虽亡了,犹太人虽变了各种国籍的犹太人了。犹太人的事业很是以使世界上人惊骇不绝。你看美国什么大王,什么大王,大半是美国籍的犹太人。这么看来,犹太人早已是全地球经济的钥匙。现在的赤化计划,实在是犹太人想握全球政治的钥匙罢了。这么看来,赤色之祸乃是少数的犹太民族想征服全球的人民做他们的奴隶而已。此外,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了。不过,犹太人的经济手腕虽已为全球的人们公认,他们有没有政治的天才,还是一个问题咧。”另有报道将犹太人与近代在中国生活的大资本家,如沙逊、哈同等人联系起来。<sup>④</sup>

## (五)从认识的程度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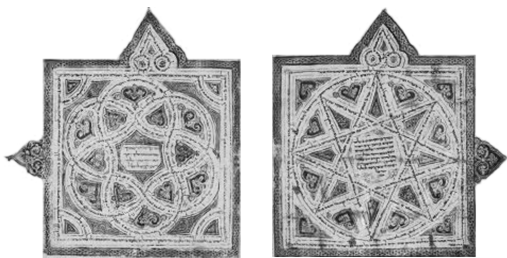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从认识的程度上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于犹太人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如果说1923年陈垣先生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关注前人的成果,注重文献的搜集整理,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不仅关注开封犹太人的历史,而且更加关注世界犹太人的历史与现实。1939年,东亚图书馆依据日本“岩波文库”等版本,出版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郭和译)的单行本。这便是其中的一个事例。在这部书的“代序”中,王凡西先生对于犹太人问题的由来,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虽然这个介绍的直接目的是为人们更

① 《犹太人操纵下的英美》[Britain and America Controlled by Jews],于《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1943年第13期[1943, Issue 13],7。

② 陈天华 Chen Tianhua,《陈天华集》[The Collection of Chen Tianhua],(长沙[Changsha]:湖南人民出版社[Hunan People Publication House],1982),39。

③ 《礼拜六》为近代上海小型报纸之一,1928年4月7日创刊,1932年4月30日停刊。它对于人们了解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及其他地区的市民生活以及社会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史料。

④ 允平 Yun Ping,《富商沙逊与犹太难民》[Sha Xun and Jewish Refugee],于《力报》[Li Bao],1939年1月28日[Jan. 28, 1939];沙逊曾拟设厂救济犹太难民》[Sha Xun Helps Jewish Refugee],于《时报》[Shi Bao],1939年8月10日[Aug. 10, 1939];茫茫 Mang Mang,《沙逊犹太本色竟想美金收租》[Jewish Nature Sha Xun Gets US Note],于《铁报》[Tie Bao],1948年2月24日[Feb. 24, 1948];侯由烈 Hou Youlie,《中国之英系犹太沙逊财阀》[China's English Jewish Sha Xun's Tycoon],于《晋铎》[Jinduo],1941年第9期[1941, Issue 9],37—40;《原籍犹太人籍英国之哈同》[Jewish Ha Tong Converts into English Nationality],于《良友》[The Young Companion],1931年第61期[1931, Issue 61],13;《出资刊译古兰之犹太人哈同逝世》[The Death of Ha Tong Who Fund to Publish and Translate Qu ran],于《月华》[Yue Hua],1931年第20期[1931, Issue 20],14;《上海的私人园林及古迹名胜》[Shanghai Private Garden and Ancient Landscape](上海[Shanghai]:信托有限公司[Trust Limited Company],1932),42。



好地理解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服务,但是,本文认为,它在一个侧面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犹太人历史和现实问题理解的学术水准与思想倾向。

在名为《犹太人问题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序言中,王凡西先生通过 19 个分标题(共有 84 页)进行了阐释,它们分别是:受难的民族、犹太人的离散、犹太教与基督教、中世纪基督教治下的犹太人、资本主义与犹太人命运的演变、反犹太主义的原因与经过、战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起落、资本主义危机与对犹太人问题的重提、法西斯主义与犹太人、希特勒的“替天行道”、犹太人的地狱——第三帝国、墨索里尼的东施效颦、其他国家的反犹运动、民主国家的“同情”、英帝国主义与战后的犹太复国运动、复国运动的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与犹太人的解放、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见解、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在这个序言中,作者从犹太人在巴比伦、波斯、新巴比伦、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讲到中世纪“黑死病”的替罪羊、“隔都”(Ghetto)的禁锢、假救世主沙巴泰·泽维,再到近代德国门德尔松领导的犹太启蒙运动,进而提到一些重要的信息,如 1910 年犹太人总人数为 1150 万人左右,俄国革命领导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犹太人,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赫茨尔领导的复国主义运动,纵横捭阖,洋洋洒洒,对犹太人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即使在 80 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内容仍然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不仅如此,作者还较详细地列举了希特勒反犹纲领、纽伦堡法案,阐释了德国反犹的现代原因,表达了鲜明的人道主义情怀:“希特勒于 1933 年在德国登台,犹太人的命运仿佛重逢了巴比伦人入寇时的大难;今年奥国被吞,犹太人首先遭劫;意德修好后,莫索利尼效希特勒的故技,犹太人之受害又增加了数万;最后捷克被割,不拉格的新统治者也在反对犹太人了。如今法西斯毒焰方张,种族主义的谬论日益猖狂,犹太人的前途,正不知要悲惨到何等地步,犹太人在此种情境之下,痛切地感到有复国的需要,那是极其自然,极其应该的。”<sup>①</sup>正如前面所说,此书并非个别现象,它只是国人在那个时代对于犹太人问题认识的一个缩影。

应该承认,在当时的中国报刊中,存在少数对犹太人的偏见,甚至存在反犹太主义文字。将犹太人与对金钱的贪婪、政治的软弱联系在一起,尚属与中国人没有直接关系的某种空泛的议论。20 世纪 30—40 年代有极少数文章,对犹太人充斥偏见和不满,这类文章的数量不多,但也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即使我们将一

<sup>①</sup> 王凡西 Wang Fanxi,《犹太人问题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代序)》[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Jewish Problem],收录于马克思 Karl Marx,《论犹太人问题》[On Jewish Questions],郭和 Guo He 译(上海[Shanghai]亚东图书馆[Yadong Library],1939)。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些反犹译著、关于国内外反犹事件的报道<sup>①</sup>悬置一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1943年发表的名为《上海的犹太帝国主义》<sup>②</sup>的文章,该作者的知识水准较高,无论对于古代中国犹太人的历史,还是当代世界犹太人、上海犹太人的现况,都比较了解。文章中说:“德国及欧洲中部排犹运动日益加紧,上海顺成犹太病疫猖獗之区,在当局尚未能设法阻止彼等侵入之前,已有三万以上犹太人降临其地,彼等虽屡因寄生活活动之故,而丧失其故乡,但本性终不能改,亦属上海之不幸也。彼等所知者,终不外乎如何附着寄生,而不思以正当有价值之道路,对于上海的福利有所贡献。”文章还指出,“当今上海当局唯一紧急问题,就是如何脱离犹太人的扼制”<sup>③</sup>,保持经济的安宁。1931年,《克雷斯》<sup>④</sup>刊登了一篇名为《犹太人扰乱世界之毒计》的文章,其中说道:“人人说赤俄的赤化世界的手腕狠毒,犹太人的狠毒手腕且远在赤俄之上。”世界犹太人同盟会决议以右手持思想(笔)和左手持资本(黄金)“和平统一世界”。他们制定了“22条计划”:使孩童受独裁政治之教养;政治上完全成为独裁政治,使群众成为蛮人;使非犹太人争斗,直至灭亡;借给非犹太人特殊饮料使其自痴、淫荡、堕落;以自由平等的语言诱惑非犹太青年,夺走其真正的自由平等;经济战为犹太人胜利的根本;利用印刷物和传播病毒聚集非犹太青年于手中;在各国引发暴动;宪法中为人民插入有名无实的权利;用间谍破坏世界秩序;创设中央集权;以秘密结掌理政权;独占各国商业;设最高政府,没收非犹太人的土地;使各国农业不振;使非犹太人全为劳动者;反抗犹太人者杀之;检查新闻报纸;规定未来的宗教和农奴法;鼓吹世界革命;增设间谍团;贯彻犹太政府的命令。<sup>⑤</sup>1946年,有一篇名为《犹太人是臭虫》的文章。人们仅仅从文章的标题中,就能感受到作者对于犹太人的鄙夷与厌恶。文章提到,在当时上海虹口,犹太人以鱼目混珠的方式仿制美国的香烟、皮带、打火机商品,大发其财。作者感慨犹太人“于困苦中挣扎,克服磨难的精神,值得佩服”,但话锋一转,马上说“一想到他们吸血本领之高强,令人不由不有些胆战心惊”,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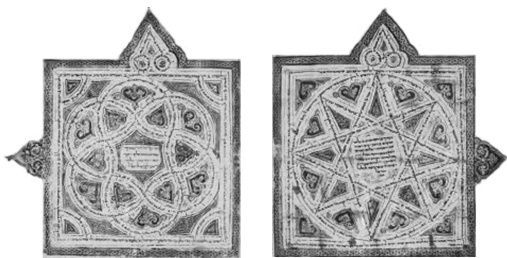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① 《哈尔滨恐怖化:日人与白俄仇视犹太人之一般》[The Terrorization of Harbin],于《外论通信稿》[C. I. F. E. Press Service],1936年第1501期[1936, Issue 1501],2;《沪纳粹散发反犹传单》[Shanghai Nazi Delivers Anti-Jewish Notes],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1年10月28日[Oct. 28, 1941]。贵斯康人 Gui Si Kang Ren:《上海犹太难民的政治活动》[Shanghai Jewish Refugee's Political Activity],郑衍 Zheng Yan 译,于《政治月刊》[Politics Monthly],1943年第6期[1943, Issue 6];等等。

② 汤良礼 Tang Liangli,《上海的犹太帝国主义》[Jewish Imperialism in Shanghai],于《兴亚月刊》[Xingya Monthly],1943年第4期[1943, Issue 4],19—20。

③ 汤良礼,《上海的犹太帝国主义》,20。

④ 英文名为 *The Greys*,上海小型报纸之一。1930年4月创刊,1932年4月停刊。

⑤ 大风 Da Feng,《犹太人扰乱世界之毒计》[The Planning of Jews to Disturb the Worlds],于《克雷斯》[The Greys],1931年5月12日[May 12, 1931]。



个夏天里,一般人感觉臭虫可怕,事实上,犹太人比臭虫还要利害呢!”<sup>①</sup>这些文章的出现说明,虽然中国从未出现实践层面上的反犹主义,但世界范围内的反犹思潮也使得中国并非完全一片净土。

## 二、《东方杂志》中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报道评论

如果上面的文字,还是对中国近代数千报刊的宏观概述,那么,下面本文将具体事例进一步补充说明。20世纪初创刊的《东方杂志》<sup>②</sup>,是刊登有关犹太人文章最多的近代中国报刊。《东方杂志》报道的主题包括犹太人的历史,特别是有关犹太人在欧洲的苦难、反犹主义、犹太人的经济实力、犹太人的天赋等。很多类似的文章翻译自美国和日本的报刊。

### (一)犹太人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在《东方杂志》中,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有志研究世界问题的人,不可不注意犹太人问题”<sup>③</sup>。一方面,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故土,漂泊流浪,成为最悲哀、最苦恼的民族。另一方面,她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因为“时常产生能力卓越的子孙,而能够到处发展”<sup>④</sup>。

#### 1. 经济上势力甚大

将犹太人与强大的经济力量联系起来,是近代以来国人对犹太人重要特点的认识(这一认识或多或少地留有欧洲反犹主义的印迹)。第一个方面是,强大的表现。犹太人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在社会中组成一无形之财政帝国。具有支配全世界财政机关之势力”<sup>⑤</sup>。犹太人的经济力量强大,以至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的经济处在犹太人掌握之下。<sup>⑥</sup>第二个方面是,强大的原因。首先是,犹太人善于经营,尤其是德国犹太人“富于经商的才能,善于揣摩顾客的心理,有

<sup>①</sup> 史生 Shi Sheng,《犹太人就是臭虫》[Jews Are Bed Bugs],于《文饭》[Wen Fan],1946年第18期[1946, Issue 18],6。

<sup>②</sup> 《东方杂志》于1904年3月创刊,1948年12月停刊,旨在反映中国的氛围和国家气质。在其发表的808期刊物中,有69篇与犹太人和犹太事务有关。

<sup>③</sup> 升曙梦 Sheng Shumeng,《犹太民族之现状及其潜力》[The Present and Potentiality of Jewish Nation],幼雄 You Xiong译,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21年第12期[1921, Issue 12],18。

<sup>④</sup>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1。

<sup>⑤</sup> 《犹太人之帝国》[Jewish Empire],前刘 Qian Liu译,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11年第9期[1911, Issue 9],17。

<sup>⑥</sup> 参见许家庆 Xu Jiaqing,《美俄关于犹太人问题之交涉》[American-Russian Dispute on Jewish Problem],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12年第11期[1912, Issue 11],6;《犹太人之帝国》,18。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者”<sup>①</sup>。其次是,排犹运动的结果。德国在帝政时代,犹太人不能到政界中发展,于是就不得不在工商业方面下功夫,“犹太人为境遇所限。至以黄金为惟一之护身物”<sup>②</sup>。

## 2. 犹太人的优秀特质

犹太人不仅经济力量强大,还有其他一些值得肯定的品质。他们富于热诚,勇于信仰,“禀性怪僻。其心之所向,必坚持到底,虽死不渝。以其所以于战事中,显示惊人之勇概也”<sup>③</sup>;他们的胜利“全恃其富力智力。与其百折不挠之气概”<sup>④</sup>;他们难忘故土,栉风沐雨,筚路蓝缕,悉心经营,表现出极大热忱与毅力。犹太青年意志坚强,“不愿散处于文明各国,寄人篱下,以致含垢忍辱,与世浮沉,受人轻视,遭人排斥。于此可见这班青年,意志确很坚强,殊足表现其民族性上之优点”<sup>⑤</sup>。

## 3. 对犹太人的负面评价

在肯定犹太人优秀品质的同时,《东方杂志》也列举了他们的一些不易变化的缺点,“犹太人者,固素为全世界贪欲刻薄鄙贱无耻者之标本”<sup>⑥</sup>。表现为如下四点。第一,获取利益是第一位的。比如,对于世界和平的看法,亦出于其投机本性,“多直接或间接为犹太人之资本。故犹太人恒设法鼓吹战争。或捏造战争之谣传。以图盛销其杀人之器。每有战事。犹太人必坐获渔翁之利。约有两种。一曰军费之供给。一曰杀人器之销售”<sup>⑦</sup>。第二,吝啬和唯利是图。现在欧洲,凡是为人吝啬或锱铢必较,唯利是图者,人们往往以“犹太”称之。故“犹太”常常是“盘剥利息,而又甚刻吝的别名”<sup>⑧</sup>。第三,善于伪装。在俄国远东地区与犹太人工作的中国工人告诉记者,犹太人并不打骂雇工,但“手段辣得狠,时常要记错算错账的;大概犹太人,是天生成的商人拿小利气质的罢”<sup>⑨</sup>。第四,从文学

①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2。

② 《犹太人之帝国》,17。

③ 《犹太人之呼声》[The Voice from Jews],胡学愚 Hu Xueyu 译,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16年第5期[1916, Issue 5],33。

④ 威廉·屈兰德 William Trant:《犹太人与中国人》[Jews and Chinese],钱智修 Qian Zhixiu 译,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12年第12期[1912, Issue 1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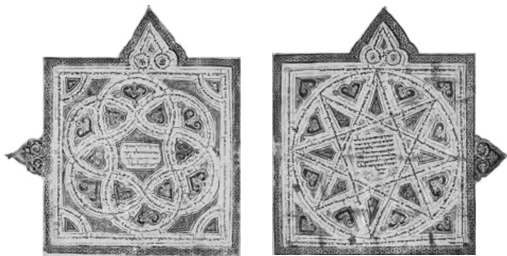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⑤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6。

⑥ 《犹太人之未来》[The Future of Jews],君实 Jun Shi 译,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18年第10期[1918, Issue 10],45。

⑦ 《犹太人之帝国》,19。

⑧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1。

⑨ 其城 Qi Cheng,《犹太人自治区印象记(伯力通讯)》[Observation on the Jewish Self-Administrative District],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35年第15期[1935, Issue 15],79。



作品看，“各方面描写犹太人的文字，却很可知道犹太人特性之一斑，并且也可明了一些犹太人被人厌恶排斥的情形”<sup>①</sup>。

## （二）批判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在西方历史上，几乎可以同基督教的历史一样悠久。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在 20 世纪愈演愈烈。《东方杂志》的许多文章对此进行了揭露批判。

### 1. 反犹原因

犹太人亡国 2000 年，漂泊于世界各地<sup>②</sup>，其“货殖之才能愈就发达，品性即益趋堕落，遂致所至均遭排斥”<sup>③</sup>。在中世纪欧洲，人们摒斥以银三十枚卖耶稣的犹太后裔，敌视专以货殖为事之犹太人，在客观上导致犹太人更加专注于在经济、金融领域发展。如此钱生钱，利滚利，贫富差距日益突出，使得犹太人愈加被欧洲人嫉妒。虽新思想家与旧思想家之思想判若霄壤，但“其排斥犹太人。则又全然一致”<sup>④</sup>。关于反犹的经济政治原因，并不容易解决，这是因为犹太人“每有超国家的观念，在各国能做许多与当地习惯风俗道德不合的营利事业。这却是欧洲所以有排犹运动的一因。其次于政治方面，也每有一部分犹太人干国际的，革命的，或破坏的运动。……亦是引起排犹运动的一因”<sup>⑤</sup>。

### 2. 历史与现状

欧洲的排犹运动，绝非空谈，一些作者认为，一部分欧洲人对于犹太人深恶痛绝，竟把他们当作蛇蝎与吸血鬼看待，东方人若不到西方去走走，往往不容易明白其中的情形。在“今日德国之每一城中，犹太人成为毫无抵抗之虐待目标”<sup>⑥</sup>。犹太人之受迫害为其他民族前所未有，“始发难者为英吉利人，既放逐犹太人于邦土之外。而窘迫之方，亦臻于极地。他国之人，尤而效之。使其同种之民，不相聚处。又特定一例，以防其人口之增进。非与此例相合者，则不得嫁娶。如是以后，苛例更多。凡犹太人在政治上之权利，全被摈除。而所享之公民权，亦所余无几焉”<sup>⑦</sup>。在近二百年的历史上，犹太人中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然而，

①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1。

② 参见君实 Jun Shi，《民族势力伸展之三式》[Three Ways of National Expansion]，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19 年第 9 期[1919, Issue 9]，31。

③ 《犹太人之未来》，55。

④ 《犹太人之未来》，49。

⑤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3。

⑥ 潘楚基 Pan Chuji：《犹太人在德国》[Jews in Germany]，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38 年第 20 期[1938, Issue 20]，90。

⑦ 威廉·屈兰德，《犹太人与中国人》，40。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在欧美,不特是绅士太太们提起了犹太二字,要故意将重音改变一下表示轻蔑,即在劳动阶级中,这种民族仇视的心理亦是很深的,任你是百万富翁的犹太人,一个赤手的劳动者可以大胆地唾骂他”<sup>①</sup>。

### 3.具体事例

欧洲的反犹运动,已成燎原之势,而俄国的反犹,其野蛮残酷,近代欧洲历史所仅见。犹太人在俄国,“凡兵役期满后之犹民,舍绞首外,于俄人无所用也。犹太之妇女,舍供哥萨克兵之侮辱外,于俄人亦无所用也”<sup>②</sup>。俄国曾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但是犹太人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例如“犹太人不得有地皮房屋等不动产之所有权,不准迁移至一定区域以外,制限职业之种类。不得就公职及充海陆军将校等。故犹太人在俄国前政府时代,备受俄政府之虐待、俄国民之轻蔑,完全为寄人篱下之人民”<sup>③</sup>。正是因为这样,犹太人“铤而走险,投入革命运动者,果谁之咎乎?此……非数百年以来备受虐待侮辱陷于不得见天日之惨境之犹太人之罪。而实为凌辱犹太人之俄国前政府与为偏狭之宗教家所惑嫌恶犹太人之俄罗斯人本身之罪也”<sup>④</sup>。纳粹德国的排犹情况更令人震惊:凡犹太人必佩戴黄色大卫星以示区别;凡犹太人不得与雅利安人结婚,已结婚者应一律离婚;犹太人不得入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德国官方厅有处分犹太人之商业及房屋财产之全权;犹太人不得进入书店;等等。<sup>⑤</sup>此外,欧洲其他国家“亦莫不有排犹的举动,不过程度上各有不同罢了”<sup>⑥</sup>。瑞士、波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都发生过迫害犹太人的行动。<sup>⑦</sup>

① 其城,《犹太人自治区印象记(伯力通讯)》,73。

② 《犹太人之呼吁声》,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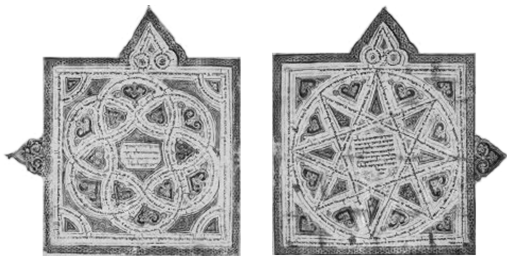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③ 《欧俄之真相》[The Truth of Russia],善斋 Shan Zhai 译,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19年第12期[1919, Issue 12],83。

④ 《欧俄之真相:犹太人之天下》,84。

⑤ 参见贺益文 He Yiwen,《犹太民族问题》[Jewish National Problem],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39年第12期[1939, Issue 12],12—13。

⑥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3。

⑦ 参见《美俄关于犹太人问题之交涉》[American-Russian Dispute on Jewish Problem],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12年第11期[1912, Issue 11],6;《外国大事记》[Report on Foreign Issues],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19年第2期[1919, Issue 2],231;《世界小讽刺》[World Small Irony],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38年第18期[1938, Issue 18],52;泽炎 Ze Yan,《意大利犹太人所受的苛例》[Italian Jews Harshly Laws],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39年第4期[1939, Issue 4],7。



#### 4. 影响

犹太人虽失去了政治地位,却可以用经济力量掌控世界。“虽世界之人,百出其力以反对,而犹太人已发明一抵御之利器。利器惟何?即金钱是已。以金钱势力之伟大,故自来犹太人,皆以积聚金钱为事。会几何时,皆演进为大资本家。笃而论之,今日之犹太人,实全世界之财政官也。行政总长之造预算案也,非与犹太人协商不可。以犹太人足以支配金融也。国际协约之订定也。非三国以上之元首。各与一犹太人议之不可。以犹太人之势力。在各国元首之上也。”<sup>①</sup>犹太人贪婪寡情,机智明达,益臻精致,“彼迷信宗教之民众,究非专业商贾者之敌,于是利上生利,社会之金钱,悉流入于犹太人区域之内”<sup>②</sup>。

#### (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也许是出于对反犹主义的回击,也许是由于对故土的深深依恋,也许是犹太思想家先知般的迷人魅力,19世纪末至20世纪,千年以来的四外漂泊,“犹太人所缺憾者。不过无独立的国家耳”<sup>③</sup>。精神与现实的渴望,使当时欧美各国犹太人的复国运动此起彼伏。

##### 1. 原因

概括来说,“所谓犹太复兴运动,简直是犹太人回到故乡去殖民的运动”<sup>④</sup>。一个民族倘使没有自己的栖息之所,总是寄人篱下,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犹太人“既然有了这样的运动,便可以弥补他们一向没有家乡可归的一种很大的缺陷了”<sup>⑤</sup>。他们成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帮助自己本族里的人,回到巴力斯坦去开辟一个新天地”<sup>⑥</sup>。1948年,“五月十四日犹太人国民议会在台拉维夫发表宣言成立以色列国,由复国运动元老魏兹曼当选总统”<sup>⑦</sup>。所罗门之鸿业,“竟复兴于二十世纪之世界”<sup>⑧</sup>。

① 威廉·屈兰,《犹太人与中国人》,40。

② 《犹太人之未来》,48。

③ 威廉·屈兰德,《犹太人与中国人》;《爱因斯坦热心于犹太民族的复兴》[Einstein Interested in Jewish Restoration],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29年第18期[1929, Issue 18],41;化鲁 Hua Lu:《英帝国主义与犹太民族》[British Empire and Jewish Nation],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27年第23期[1927, Issue 23],5—6。

④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4。

⑤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7。

⑥ 颂华 Song Hua:《巴力斯坦地方亚刺伯人与犹太人的民族运动》[Arab and Jewish Nationalism in Palestine],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28年第8期[1928, Issue 8],33。

⑦ 《圣城烽火》[War in Holy City],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48年第7期[1948, Issue 7],1。

⑧ 《犹太人之呼吁声》,37。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 2. 俄国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运动

作为当时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地区。原因方面,俄国革命使“这上三百万的犹太人便马上觉着地位低落毁灭了,所有资生之具也都被剥夺净尽了。遂有所谓‘犹太人的移殖运动’发生”<sup>①</sup>。这一移民运动现已成为犹太民族一致的运动,它的用意是产生另一种生活的职业,以代替那种因大战与革命而遭毁灭的职业。结果方面,俄国犹太人在过去6年间,在经济上产生的改变是惊人的,他们“移殖运动的成就在近代历史上是少见的”<sup>②</sup>。东欧数百万犹太人已将犹太移民运动当作一种“犹太民族主义”的新希望、新目的。其在近代犹太人的生活中,已成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移殖运动在俄国之所以成功的三个原因:一是先驱移民者能够忍受种种艰难困苦,二是政府和其他犹太社会机构的帮助,三是得力于全世界犹太慈善团体。<sup>③</sup>一些散居在世界各处的犹太人积极投身于民族复兴的经济与文化事业,“自助与互助都是民族运动之所以制胜的要素,这是我们从犹太的民族运动中可以看得很分明的”<sup>④</sup>。

## 3. 评价

犹太人失去故土千年,其人民不屈不挠,恢复故国,重建家园,自信有完全国民之资格。由此观之,“盖一民族之有国民资格与否,惟视其民之自视如何。今则犹太固自视有国民之资格矣,则其足为完全之国民,固无疑也”<sup>⑤</sup>。即使有学者怀疑犹太民族想要建国的理想,完全是“遥遥无期”,亦会肯定犹太人的民族运动在巴勒斯坦所以有相当成绩的原因是:人民大半识字读书;能够自助并彼此互助;能够成为有组织的运动;有忍耐力;各种事业有专家的指导;该地的居民有公共目的,能按公定的方案一直进行。<sup>⑥</sup>

### (四) 中国人对欧洲犹太难民的救助

20世纪30年代,一些欧洲犹太难民避难于中国,对于这件事的报道与评论,在中国出版的许多中外报刊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报道,《东方杂志》自然也不例外。德国犹太难民移居上海,始于1934年春季。去年奥国被并后奥籍犹太难民又有陆续来沪的。总计沪埠的犹太人约在五六千左右……今年春闻准备陆续来

① 育干 Yu Gan,《俄国犹太人的移殖运动》[Russian Jews, Movement],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28年第11期[1928, Issue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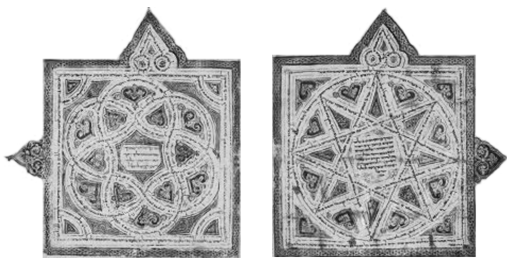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② 东序 Dong Xu,《在苏联的犹太人》[Jews in Russia],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31年第18期[1931, Issue 18],75。

③ 育干,《俄国犹太人的移殖运动》,5。

④ 颂华,《巴力斯坦地方亚刺伯人与犹太人的民族运动》,36。

⑤ 《犹太人之呼声》,32。

⑥ 颂华,《巴力斯坦地方亚刺伯人与犹太人的民族运动》,39。



沪的,据说尚有四五千名之多。因此“遂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sup>①</sup>。《东方杂志》评论道:“日方对于犹太民族毫无好感。我们以‘推己及人’的心理。对于来上海的犹太难民表示深切的同情。……现在已有七位曾在德奥业医的犹太难民,预备到我们的后方医院服务。”<sup>②</sup>

### (五)犹太人问题对中国人的启示

犹太人虽是亡国亡家,尚且能依旧奋斗,中国作为“有国有家之民族,尤当努力奋斗,发扬蹈厉,以图自强不息之进步。盖亡国亡家者之努力奋斗,往往事半功半。而有国有家者之努力斗奋,则其为效,事半而功倍。我敢信我们中国的同胞对于开发本国的宝藏,促进本国的文化,如果能够具有犹太人对于他们复兴运动那样的热心与毅力,则收效之宏,远在犹民复兴故土之上。这是毫无疑义,而我们中国的同胞所宜着实反省的”<sup>③</sup>。一个民族“立于大地之上,必定要能够自强不息,方能源远流长,永久立于不败之地”<sup>④</sup>。与犹太人相比,中国人不是要回到旧历史,而是“将构造一新历史。此新历史中,吾辈西人,亦将分其甘苦”<sup>⑤</sup>。

## 三、《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等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报道评论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与《中央日报》《中央周报》(1938年8月改名为《中央周刊》)作为政治党派的机关刊物或党内刊物,对于犹太人问题的报道在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政府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值得人们关注。两者报道的时间主要集中于1938—1942年,共产党的报道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国民党,而且,报道内容集中于对德国反犹问题的报道与评论。

### (一)纳粹德国反犹运动具体情况

纳粹党统治下的德国是犹太人的地狱,犹太人“在德国简直是处于非人的境地。犹太人在德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受到惨无人道的践踏和侮辱,因此,从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以后,犹太人逃出德国的已有五十万人”<sup>⑥</sup>。

① 贺益文 He Yiwen,《犹太民族问题》[Jewish National Problem],于《东方杂志》[The Eastern Miscellany],1939年第12期[1939, Issue 12], 14。

② 贺益文,《犹太民族问题》,15。

③ 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28。

④ 颂华,《巴力斯坦地方亚刺伯人与犹太人的民族运动》,39。

⑤ 威廉·屈兰德,《犹太人与中国人》,46。

⑥ 《社论:德国反犹运动》[Germany Anti-Jews Movement],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4日[Nov. 14, 1938],第1版。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 1. 对纳粹德国大肆抓捕犹太人、焚毁犹太教堂商店的报道

《新华日报》对纳粹德国大肆抓捕犹太人、焚毁犹太教堂商店进行了详细报道：

（中央社柏林十日路透电）德反犹太运动复炽，各处之犹太人会堂被焚多所，商店被毁者亦多，德当局捕获大批犹太人，柏林被焚之会堂共七所。（柏林十日电）今日柏林全城各犹太商店无一完整者，城北为犹太小贩集居之地，城西则犹太商店所在，两处但闻群众狂呼“膺惩犹太人”等语。犹太财产咸经破坏，捣窗劈户之声，几小时内不绝于耳。（中央社维也纳十日路透电）奥当局大捕犹太人，被捕者达五十人，犹太人会堂被炸者二所，被焚者十余所。（中央社维也纳十日路透电）今晨此间犹太人因奥当局反犹运动而自杀者，共二十二人。又今日有大批犹太人群赴英领馆领取护照，欲迁至英国，结果集候于英领馆外者均被逮捕。（中央社慕尼黑十日路透电）慕尼黑警长项下令，禁止犹太人携带任何武器，否则即将受拘留二十年之处罚。<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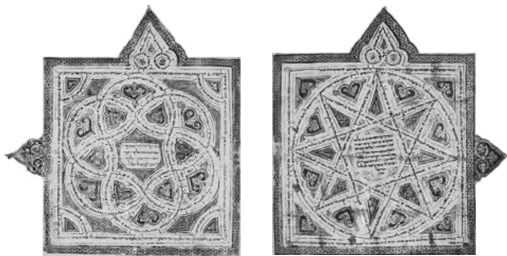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德政府公布反犹法令后，种种反犹运动，日趋恶劣而普遍，已在“国际间引起极严重之反响”<sup>②</sup>。1945年《解放日报》揭露纳粹1942—1944年，“屠杀了犹太人一百七十一万五千人”<sup>③</sup>。其他相关报道亦数量众多。<sup>④</sup>

① 《德奥反犹运动复炽》[Germany-Austin Began Anti-Jew Movement again]，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1日[Nov. 11, 1938]，第3版。

② 履冰 Lyu Bing，《时事评述：德国反犹之反响》[Reflection on Germany Anti-Jews]，于《中央周刊》[Zhongyang Weekly]，1938年第1期[1938, Issue 1]，16。

③ 《纳粹上西里西亚‘刑场’》[Nazi Silesia Execution Place]，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5年2月9日[Feb. 9, 1945]。

④ 参见《沪敌驱逐犹太人》[Enemy in Shanghai Exile Jews]，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1年8月8日[Aug. 8, 1941]；《莫斯科举行犹太人代表大会》[The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of Jews in Moscow]，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1年8月30日[Aug. 30, 1941]；《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前夜》[Eastern Nations Anti-Fascism Conference]，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1年10月16日[Oct. 16, 1941]；《又一批犹太人在匈波罹难》[Death of Jews in Hungary and Poland]，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1年11月2日[Nov. 2, 1941]；《全世界犹太人之幸福在于反法西斯斗争胜利》[All Happiness of Jews Are Based on the Victory of Anti-Fascism]，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2年1月27日[Jan. 27, 1942]；《纳粹铁蹄下犹太人遭殃》[The Death of Jews under Nazi]，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2年3月5日[Mar. 5, 1942]；《纳粹铁蹄下继续放逐波兰犹太人》[Poland Jews Exiled in Nazi]，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2年7月29日[Jul. 29, 1942]；《纳粹驱犹运动》[Nazis' Jew Exile Movement]，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2年8月4日[Aug. 4, 1942]；《纳粹虐政》[Nazis' Horrible Policy]，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2年9月6日[Sep. 6, 1942]；《痛斥反犹暴行》[Against Anti-Jews Actions]，于《解放日报》[Jiefang Daily]，1942年9月19日[Sep. 19, 1942]；等等。



## 2.对弱者和无辜者被迫害的报道

在希特勒的咆哮“犹太人是我们的毁灭”后面的是对犹太人的虐待，“这些虐待，并不限于有权利的犹太领袖人物，或是那些危害希特勒统治的人，婴儿，老年人或者孱弱的人都不被宽容”<sup>①</sup>。在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的欧洲各国领土上，实施犹太人民完全灭绝计划，已经屠杀了“几十万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这种针对“几千万和平公民实行集体灭绝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无所不用其极，迫害对象甚至包括已经“被动员参加希特勒附庸国军队里去的犹太人”<sup>②</sup>。纳粹当局公布了关于限制犹太人活动的命令，“犹太人所开设之戏院及报社，均禁止活动，犹太儿童不得入非犹太之学院，犹太人学校尚未启门”<sup>③</sup>。更早些时候，《中央周报》曾以犹太人在德国的悲惨处境晓谕国人，认为“与世无争，无(与)人无害之犹太人，乃以无祖国之保护，受此等空前侮辱”<sup>④</sup>。

## 3.对“碎玻璃之夜”的报道

德驻法公使馆秘书拉特被犹太青年杀害，德政府竟命令德籍犹太人赔偿十亿马克。“凡犹太人一切反对德国态度，乃至暗杀等等，均应严加制止，并处以罚金。”<sup>⑤</sup>“昨日德反犹太运动后，犹太人所受损失，约在一千万马克以上。”<sup>⑥</sup>

### (二)两个引人深思的事例

在纽伦堡所有犹太商店的前面贴着“光顾犹太商店的，不是谦让的德国人，而是犹太恶棍”的标语。纳粹声明“任何不同意纳粹政策的人——任何看护着自由之梦的纲领或者信条——都被称为‘国际犹太人的工具’”<sup>⑦</sup>。《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还刊有另外两则发人深省的反犹事例。

事例 1:专门为犹太人设的“黄色长凳”。在德国，“各公园都有两种颜色不同的椅子，一种是绿色的，上面有一行字是：‘非为犹太人而设’。一种是黄色的，

<sup>①</sup> 威廉都德：《德国反犹暴行目击记》[Report on German Anti-Jews Violence]，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4日[Nov. 14, 1938]，第4版。

<sup>②</sup> 《滔天罪行，纳粹灭绝犹太人》[Holocaust Part One]，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42年12月24日[Dec. 24, 1942]，第3版。

<sup>③</sup> 《德法西斯当局压制犹太人民运动》[German Fascism on Jewish Movement]，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3日[Nov. 13, 1938]，第3版。

<sup>④</sup> 《犹太人可资殷鉴》[Report on Jewish Investment]，于《中央周报》[Zhongyang Weekly]，1933年第13期[1933, Issue 13]，13。类似文章还有斯坦伯格 M. Steinberg,《呜呼犹太人》[Jewish Voice]，禹君 [Yu Jun]译，于《中央周报》[Zhongyang Weekly]，1933年第48期[1933, Issue 48]，23—35。

<sup>⑤</sup> 《德国反犹问题》[German Anti-Jew Problem]，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4日[Nov. 14, 1938]，第3版。

<sup>⑥</sup> 《德法西斯发动下反犹运动日益猖狂》[The Anti-Semitism Become Furious Increasingly Launched by German Fascists]，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2日[Nov. 12, 1938]，第3版。

<sup>⑦</sup> 威廉都德：《德国反犹暴行目击记》。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上书‘专为犹太人而设’”<sup>①</sup>。就连那些久经战场之犹太兵士的子女亦坐在黄漆的长凳上,被耻辱地称为“你,犹太人”<sup>②</sup>。

事例 2:“拒绝犹太人”的商店老板。在德国的某城,有家出售鸡鸭鱼类的商店,“常和该地的中国学生们交易,竟异想天开,以为所有的非雅利安人都是犹太人,索性挂了一块‘只和雅利安人交易’的牌子,从此所有的中国人当然都不上门了。有一天商店的主人在路上遇见了一位中国学生,他惊奇的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再买他的东西,那位同胞说明原委之后,他便连忙道歉,回去把牌子上的字也改成‘不和犹太人交易’了”<sup>③</sup>。

### (三)对纳粹德国反犹原因的讨论

在 20 世纪新时代的光天化日下,德国“能够发生这样有组织的狂暴行为,这真是很使人诧异的事”<sup>④</sup>。“从国社党执政以来,至少有两万犹太人被抛进集中营,从来没有一个拥有统治权的现代国家,像这样野蛮地专心于消灭自己的国民,这样从容地违犯人性和文化。”<sup>⑤</sup>

#### 1.反犹的直接原因

重要的反犹事件“碎玻璃之夜”发生后不久,《中央周刊》就已经开始讨论其发生的原因,反应之快令人惊叹。“此次反犹事件发生之近因,乃因生长于德国哈诺瓦之波兰籍犹太人,名格林斯班者,年甫十七,于七日在巴黎之德国驻法大使馆内,出枪狙击德大使馆秘书拉特,并高呼‘予决为犹太人复仇’口号,拉特身受重伤,旋于九日毙命。当其死耗传至德国后,德全国各地均普遍发生反犹大示威运动。”<sup>⑥</sup>

#### 2.反犹的根本原因

《新华日报》认为,这些野蛮举动很明显是法西斯德国当局所组织的,是法西斯强盗抢掠财富的一种方法。“这次事件的真正原因,要从德国内部生活中去寻找,要从国社党统治日益动摇和不安中寻找。”他们“一方面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同时使国内人民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可以向外发泄”<sup>⑦</sup>。《中央周刊》认

① 《犹太人无功于德国吗?》[Did Germany Owe Nothing to the Jews],于《中央日报》[Zhongyang Weekly],1941年6月30日[Jun. 30, 1941],第3版。

② 威廉都德:《德国反犹暴行目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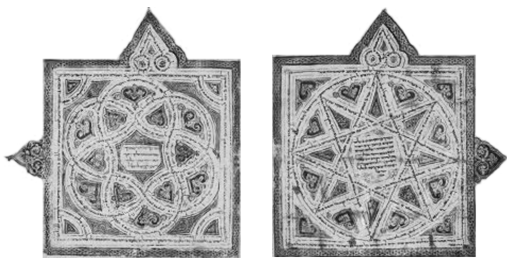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③ 《犹太人无功于德国吗?》。

④ 《社论:德国反犹运动》。

⑤ 威廉都德:《德国反犹暴行目击记》。

⑥ 履冰,《时事评述:德国反犹之反响》。

⑦ 《社论:德国反犹运动》[Leading Article German Anti-Jews Movement],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4日[Nov. 14, 1938],第1版。



为：“国社党，本以反对犹太人为国策之一，故自国社党执政以来，居留德境之犹太人，或受法律之限制，或遭环境之压迫，因而被迫离德者，不知若干万千；未能离德者，则所忍受之虐待与苦痛，与日俱增。近来德又发生普遍激烈之反犹运动……非偶然出之者也。”<sup>①</sup>

### 3. 希特勒的反犹思想

事实上，德国反犹运动“没有得到全体人民的同意，这种集体的虐待，完全发动于希特勒自己，他看见到了屈服的耻辱的德国，被战败所昏迷了，他需要一个在国内的‘替罪羊’泄尽他挫伤的国家情绪”。希特勒“复活了那古老的几乎熄灭了的‘犹太恨’，把‘犹太恨’变成‘纳粹’机器的润滑油和燃料”<sup>②</sup>。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认为犹太人“是日耳曼民族的公敌，他们是剥削劳动者的资本家，他们又是煽惑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上次大战前鼓动英国反对德国，他们腐败了各国的政治，便是此次大战，也是因为英美受了犹太政治家的唆使”<sup>③</sup>。希特勒将老老少少无辜的人民从肉体上灭绝的计划，充分证明希特勒的反犹宣传是“企图用这样的手段来转移德国人民对于法西斯德国临头大难的注意，而这种大难的日益逼近，已越过越明显了”<sup>④</sup>。世上恶魔所能想象之事，“希特勒无不以之付诸实施”<sup>⑤</sup>。

### （四）世界各国对德国反犹的反应

德国的反犹引起了广泛的抗议浪潮，“使全世界先进人类对于德国法西斯野兽增加无穷的愤怒，对于苦难中的犹太籍人民寄予热烈的同情”<sup>⑥</sup>。从法兰西、挪威、捷克和荷兰传来的消息称，其对“被驱逐到波兰去受屠杀的犹太家属，表示热烈的同情”<sup>⑦</sup>。在瑞典“就已发生了对挪威境内实行驱逐并且灭绝犹太人表示抗议的运动。瑞典主教发出呼吁，反对希特勒匪党的野蛮，号召人民起来维护遭遇苦难势将灭绝的犹太人”<sup>⑧</sup>。《中央日报》质问道：“犹太人真是无功于德国吗？在上次大战中，曾有八万个犹太人为德国上过战场，许多的犹太学者替德国学术界争了无数的光，……以物理学和医学著称的哥定根大学，所以能在世界闻名，

① 履冰，《时事评述：德国反犹之反响》。

② 威廉都德：《德国反犹暴行目击记》。

③ 《犹太人无功于德国吗？》。

④ 《滔天罪行，纳粹灭绝犹太人》（续）[Holocaust Part Two]，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42年12月25日[Dec. 25, 1942]，第3版。

⑤ 《德续捕犹太人民》[German Continue Arrest Jews]，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3日[Nov. 13, 1938]，第3版。

⑥ 《社论：德国反犹运动》。

⑦ 《滔天罪行，纳粹灭绝犹太人》（续）。

⑧ 《滔天罪行，纳粹灭绝犹太人》（续）。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实是一般犹太教授的力量。”<sup>①</sup>在这个过程中,《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集中于对英美俄抗议纳粹反犹的报道。

## 1. 英国的反应

对于德国的反犹,英国舆论界表示了异议,《泰晤士报》认为“‘德国虐待无抵抗之民族,将其财产烧毁,实与德之声望有损。’《每日电讯》亦称:‘德国自置于野蛮行为之境地,使文明世界,咸感惊惶’,其余各报之论调,亦大都对德表示恶感”<sup>②</sup>。英国的一些重要报纸认为,希特勒不只向犹太人挑衅,也是向天主教徒及全世界挑衅,“德国法西斯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只能加强德国人民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对它的反抗,并且促进它的崩溃”<sup>③</sup>。当德国国社党机关报声称“‘犹人反德,英保守党极右派领袖丘吉尔,前首相艾登,前海相特夫古柏诸人,均应负其责任’”时,“英国大为愤怒,除令驻德代办福勃斯向德抗议外,英德谈判并暂告停顿,可见此事已影响于英德邦交”<sup>④</sup>。德国各地发生反犹太运动后,英各报表示不满,英德关系受到了影响。<sup>⑤</sup> 英国自由党领袖辛克莱对美发表广播演说,在谈到德国反犹太运动时说:“吾人应努力解决民族间相互复仇之问题,吾人应明白晓谕德国,如德国欲求各国之友谊,则必须停止以盗贼行为加诸犹太人,迅即停止对犹太人之苛政。”<sup>⑥</sup>数千英国共产党员在海德公园游行示威,决议谴责德反犹之恐怖运动。<sup>⑦</sup>

## 2. 美国的反应

美国对“德排犹运动极为关心,各报皆载有文字痛加斥责”<sup>⑧</sup>。美国前总统胡佛对德外交部抗议,总统罗斯福更是宣称:“最近数月来德国方面传来之消息,不论来自何处,均当在此间引起同样之反响。则以予本人而言,实不信此二十世纪中竟发生此种情事。”同时,罗斯福“已转请赫尔国务卿,电召美驻德大使威尔

① 《犹人无功于德国吗?》。

② 转引自履冰,《时事评述:德国反犹之反响》。

③ 《社论:德国反犹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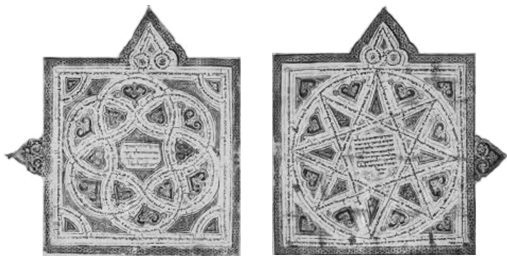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④ 履冰,《时事评述:德国反犹之反响》。

⑤ 《德法西斯当局压制犹太人人民运动》[German Fascism Suppressed Jewish Movement],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3日[Nov. 13, 1938],第3版。

⑥ 《英自由党领袖演说》[The Speech of the Leader of British Liberal Party],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3日[Nov. 13, 1938],第3版。

⑦ 《反对德压迫犹太民族》[Against Germans' Oppression of Jews],于《新华日报》[Xinhua Daily],1938年11月15日[Jan. 15, 1938],第3版。

⑧ 《德续捕犹太人民》。



逊反国报告外,并云美使何时返任,尚不可知,以示对德不满”<sup>①</sup>。可以说,“德国此举,系恢复其野蛮时代之所为”<sup>②</sup>。

### 3. 苏联的反应

《新华日报》报道说,纳粹德国是犹太少数民族受压迫和磨难的地狱,纳粹党如同杀人掠货的强盗。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对于被迫害中的犹太人给予了很大援助。希特勒用种种手段灌输民众的种族成见,“岂但没有加强,反而消灭了,成为希特勒匪党压迫和种族仇恨的一切牺牲者之间的休戚相关和互助,却巩固起来了”<sup>③</sup>。《新华日报》的态度非常鲜明,并将德国与日本直接联系起来,“这次暴行,更证明季米托洛夫同志的话:‘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更指示出:反对德国法西斯强盗及其腥血的同盟者——日本法西斯军阀,不仅是德国和中国人民的任务,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进步人士的任务”<sup>④</sup>。

### 4. 德国人民的反应

柏林举行反犹太运动,捣毁犹太人商店一举,即使反犹太主义人士,亦对此深为不满。<sup>⑤</sup> 大多数人民“显已发生深刻印象,但均敢怒而不敢言,并深居简出,以免波及”<sup>⑥</sup>。记者与德国人交谈,得知一般民众对暴徒捣毁犹太人财产事件,“均取惊异之态度,仅有极少数人对此表示赞成。甚至若干国社党党员,亦向外籍记者表示此举之不妥。惟亦有一部分德人,认为德对犹应采更为严厉之手段”<sup>⑦</sup>。德国“国社党企图利用狭义爱国主义的煽惑来哄瞒德国人民,但是德国人民却愿意和全世界工人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一致斗争去扑灭法西斯主义,以铲除战争的祸首”<sup>⑧</sup>。德国各处“焚烧犹太人住宅和教堂的事件发生,残暴的情形,甚至连许多和善的德国人都为之不平,用广播指斥这种举动的不人道”<sup>⑨</sup>。

综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与《中央日报》《中央周刊》对纳粹反犹的报道是及时和客观的。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英、美、俄之于德国反犹的不同立场,是

① 履冰,《时事评述:德国反犹之反响》。此外,还有《德法西斯当局压制犹太人民运动》;《反对德压迫犹太民族》。

② 《反对德压迫犹太民族》。

③ 《滔天罪行,纳粹灭绝犹太人》(续)。

④ 《社论:德国反犹运动》。

⑤ 《德法西斯当局压制犹太人民运动》。

⑥ 《德法西斯发动下 反犹运动日益猖狂》[The Anti-Semitism Become Furious Increasingly Launched by German Fascists]。

⑦ 《反对德压迫犹太民族》。

⑧ 《新华日报》[Xinhua Daily], 1938年11月14日[Nov. 14, 1938], 第1版。头版大字标题。

⑨ 《犹太人无功于德国吗?》。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积极肯定的。<sup>①</sup>前者对于德国反犹的报道明显多于后者,这无疑与国民政府与德国当时的暧昧外交政策相关。<sup>②</sup>但是,前者的许多报道,虽然有自己的主张与特点,但许多是以转述国民党通讯社的形式进行的,暗示了国共两党在对犹问题上的一致性,说明了国内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主流倾向。这也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众多报刊对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难民的基本态度,即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

## 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近代中国人的关注重心从最早的开封犹太人开始,发展到二战时期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对于犹太民族遭受迫害和苦难的报道数量非常之多、评论非常全面,中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总体上非常友好。

第一,从发表的报纸、期刊、图书的数量来看,20世纪早期是近代中国人对犹太人了解最集中的一个时期。<sup>③</sup>自20世纪初,中国开始经历战乱、革命和自然灾害之后,有学者得出结论:“只有一小群知识分子在考虑与犹太人相关的问题,大多数普通民众既无机会也无兴趣了解这个与他们鲜有接触的、似乎地处偏远的民族的故事。”<sup>④</sup>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判断仍过于抽象、脱离中国的实际,试问类似“犹太人问题”的问题,如果不通过文字和依靠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如何可能?大量报刊所对于犹太人的介绍评论,无疑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国人认识犹太人的历史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大量报刊的介绍评论无疑显示出国人认识犹太人历史与现实的广泛性和深入性。这其中还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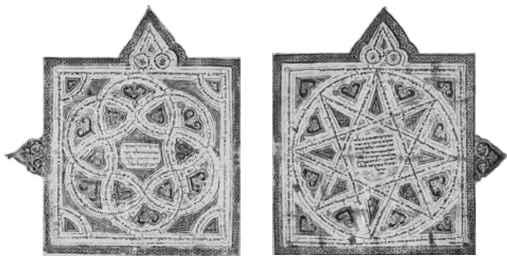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

① 李长林 Li Changlin,《中国报刊对德国纳粹反犹暴行的揭露与谴责》[The Disclosure and Condemn from Chinese Print House on German Nazi Ant-Jews Violence],收录于《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四卷):专家视点》[Sources on Jewish Refugees in China: Academic Perspectives, Vol. IV],潘光 Pan Guang 主编(上海[Shanghai]: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2017),31—42。

② 陈仁霞 Chen Renxia,《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Germany and Japan, 1936-1938](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3)。

③ “A Jews in China: A Bibliography,”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Jan.1939);杨海军 Yang Haijun,《中国犹太人研究80年》[Study on Chinese Jews over 80 Years],于《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94年第3期[1934, Issue 3]。

④ Xiao Xian, “An Overview of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Jews before 1949,” in *The Jews of China: Volume Two, A Sourcebook and Research Guide*, ed. Jonathan Goldstein (Armonk: M.E. Sharpe,2000), 37.



包括数千篇外文报道对于犹太人的述评。国人的眼光从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犹太人,逐步转向对世界的犹太人历史现实的认识,促进了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展开与深入,有深远的意义。

第二,从这一时期出版、发表的图书和文章的质量和内容的来看,其涉及当时世界和中国犹太人的各个方面。中国的现代犹太人历史文化研究集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被建立起来,大量高水准的著作被出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的犹太研究就是白纸一张,而且,这一时期对国内外犹太人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例如,虽然当时的中国学者只是把开封犹太人当作穆斯林或“一个自古存在的、小型的、神秘的和特别的宗教派别”<sup>①</sup>。但是,这些文章的讨论对象却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学术话题。面对这样的研究,陈垣先生的《开封一赐业教考》、翁独健先生的《斡脱杂考》<sup>②</sup>等直到今天,恐怕仍然不能被国外内学者忽视。同理,郭和先生翻译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sup>③</sup>、倪秀章先生翻译的《犹太民族史》<sup>④</sup>等,或是被重新出版,或是仍得到现在的研究者的重视,这些都是近代中国犹太研究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证明。

第三,这个时期,也是百年中国面临犹太人问题最具实践性的时期。无论是因为中东铁路而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躲避纳粹排犹到达上海的犹太人,还是国民政府为接纳犹太人而出台的对犹政策,中国人对于犹太人的认识与了解,都伴随强烈的现实属性。中国的领导者和知识分子在接触到犹太复国主义之后,对犹太人的总体态度是支持与同情的。他们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犹太人的精神,不仅仅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更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复兴民族的精神。

第四,近代中国报刊中存在少数对犹太人的偏见,甚至反犹主义论调。毫无疑问,中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反犹主义在中国没有合适的土壤。肖宪先生认为,中国没有受到欧洲反犹思潮的“传染”,因为“当时中国与整个犹太民族交往不多,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没有直接卷入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所以这类反犹宣传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在犹太人较集中的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确实也曾出现过一些针对犹太人的恶意宣传,但这些基本上都是

① Xiao Xian, “An Overview of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Jews before 1949,” 34.

② 翁独健 Weng Dujian,《斡脱杂考》[Wo Tuo Zakao],于《燕京学报》[Yanjing Academic Journal], 1941年第29期[1941, Issue 29], 204—221。

③ 王兴辉 Wang Xinghui、郝菲菲 Hao Feifei,《〈论犹太人问题〉郭和译本考》[An Examination on Guo He's Version of *On Jewish Problem*](沈阳[Shenyang]:辽宁教育出版社[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19)。

④ 布拉恩 L. Browne,《犹太民族史》[History of Jewish Nation],倪秀章 Ning Xiuzhang 译(北京[Beijing]:当代中国出版社[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8)。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在当地对犹太人怀有敌意的其他外国人所为,如信仰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人、日本人以及白俄,而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sup>①</sup>。潘光先生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对犹太人有过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sup>②</sup> 德国驻沪领事馆于1940年1月11日发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也为此提供了反证:“过去几年迅猛的犹太移民,并未激发接纳国的反犹情绪,这不符合期望与经验……他们作为可怜的受难者还被施以同情。”<sup>③</sup>与前面观点稍有不同,姚江鸿先生认为:“学界在研究来华犹太人时,往往过于强调中犹之间的友谊,以及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而无反犹主义,因而对历史上国人对犹太人的偏见避而不谈。……中国历史上没有反犹主义,但仍存在对犹太人的偏见。”<sup>④</sup>在高蓓眼中,“尽管中国不存在暴力的反犹主义,但是,将所有犹太人都视为有钱的人仍是一种柔性的反犹主义”<sup>⑤</sup>。关于中国存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也曾得到当时的犹太领袖和后来的犹太裔研究者的注意。哈尔滨犹太人的领袖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说,“《奉天时报》虽然对犹太人不无友好,但也不时出现反犹主义的攻击”<sup>⑥</sup>;戴维克兰茨勒(David Kranzler)注意到了在中国日占区出现的反犹文章,但只是将之归结为“纳粹对日本政府的影响有了突破”<sup>⑦</sup>。曾在上海避难的威廉·肖特曼认为,尽管有中国人轻视或辱骂难民的行为,但中国人只是趁机对白人进行报复,而非受到反犹主义的煽动。<sup>⑧</sup>笔者认

① 肖宪,《近代中国对犹太人的了解和态度》。

② 潘光 Pan Guang,《犹太人在中国》[Jews in China](北京[Beijing]:五洲传播出版社[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2001),131。

③ 埃里希·蒂斯 Erich Thies,《流亡与避难》[Exile and Asylum],马绎 Ma Yi,刘媛 Liu Yuan 译, [https://culture.china.com/history/records/11170645/20160919/23571833\\_all.html](https://culture.china.com/history/records/11170645/20160919/23571833_all.html), 访问时间:2021年10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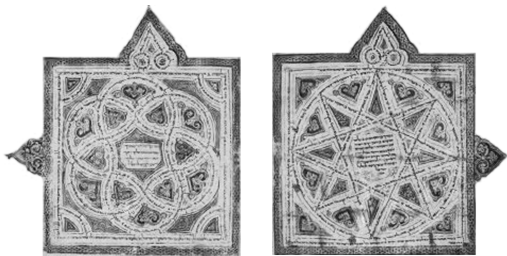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④ 姚江鸿 Yao Jianghong,《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National Government's Jews Policy in Anti-Japanese War],于《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8年第6期[2018, Issue 6]。

⑤ Gao Bei, *Shang Hai Sanctuary: Chinese and Japanese Policy toward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9.

⑥ 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 Abraham Josevich Kaufman,《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回忆录》[My Years in Harbin: Memoirs of Abraham Josevich Kaufman],李述笑 Li Shuxiao 编译(哈尔滨[Harbin]: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2019),319。

⑦ 戴维·克兰茨勒 David Kranzler,《上海犹太难民社区 1938—1945》[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许步曾 Xu Buceng 译(上海[Shanghai]: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JPC],1991),318。

⑧ 威廉·肖特曼 William Schurtman,《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报告》[Report on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in Shanghai],收录于《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和模式》[Jewish Refugees in China(1933-1945):History, Perspectives and "China Model"],潘光 Pan Guang 主编(上海[Shanghai]: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2017),54。



为,仅从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材料上看,近代中国文字上的反犹主义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文字上的反犹主义与纳粹的反犹主义完全不同,与欧洲的反犹主义有根本不同。原因很简单,中国不存在实践意义上的反犹主义。

综上,大量关于犹太人的报道、评论、研究报告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图书、期刊、报纸中,涉及政治、经济、复国主义、反犹主义等诸多方面,无论是普通的报刊,还是国共两党的机关刊物或党内刊物,毋庸置疑地保持了对犹太人苦难的怜悯与同情。这些情况为二战时期国民政府出台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对犹政策<sup>①</sup>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为我们理解中国外交官何凤山<sup>②</sup>等对犹太人的救助理下了伏笔。在客观上,为国人对犹太文化的更深层的了解作了必要准备。相比于这一时期日本当局通过拉拢中国犹太人,以达到改善日美关系、引进外国资金的对犹政策,近代中国对犹太人的态度更少实用主义特征,这也显示了两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对待犹太难民问题的巨大差异,彰显出中华文化对异质文明的同情与包容。

---

<sup>①</sup> 1939年5月9日,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立法院主席孙科提出的10万名贫困无助和无家可归的欧洲犹太难民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定居计划。此计划由于安置资金、难民国籍、领事裁判权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实施。

<sup>②</sup> 何凤山(1901—1997),国民政府外交官,1938年5月任驻奥地利总领事。1938年5月至1940年5月,何凤山为德国迫害下的犹太人发放签证数千份。2000年,以色列最高法院专门委员会授予何凤山“国际正义人士”称号。